

不長天

老張請客

(小說)

第一一五號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



3 1795 8789 8

老張請客

老張請客

MG
1246.7
356

李家莊上老張的家裏，今天真是熱鬧得很：在幾間竹籬茅舍之中，堆滿了一大羣的人，長長矮矮瘦瘦肥肥；有談笑，有咳嗽，粗嗓子，低嗓子，唧唧噥噥，聲音十分嘈雜，把幾間冷落鄉村茅舍的四圍的空氣，弄得十分熱鬧，彷彿是達到了市集一樣。但是，這究竟是一回什麼事呢？原來，這屋子的主人老張今天請客，那些長長矮矮瘦瘦肥肥的人，就是今天老張請來的客人。

老張今天很高興，倒茶，敬烟，忙得他上氣不接下氣。他本來是有肺病的，所以臉色很是青白，今天他那青白毫無血色的臉上，便疊起了許多乾枯的皺紋——當然，這就是他快樂的笑容了！

老張的兒子，擠着一雙爛眼皮的紅眼，幫助他老頭子敬烟倒茶，走到這裏，走到那裏，也着實是忙得可以！兩隻爛眼皮的紅眼，不時淌下眼淚來！然而在他滯鈍的毫無表情的臉上，却也可以看出他心中不少的歡喜。

現在，我們且看主人怎樣招待客人吧。

客人來了，老張的兒子趕緊把藏在碗櫃裏多年未用的許多藍花粗磁碗拿出來。這些碗中積了不少鼠糞和蟑螂糞，也並不擦洗，就放在一張沒漆的又髒又黑的破桌子上，倒上茶一杯一杯的敬客。這些茶每碗都帶有一股鼠糞和蟑螂糞的氣息，向每個客人的喉中送下去。停了一會兒，老張的兒子又擠了一雙爛皮紅眼從廚房中提出了一把開水壺，把開水倒進那滿積污垢的大銅茶壺裏。老張於是又提了那把茶壺再爲客人從新倒上茶敬客。可是誰的茶杯，弄得分不清了，老張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隨便一碗一碗的拿來奉敬到客人的手裏。客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面手中接了老張奉敬的茶，說一聲『不敢當』或『不客氣』，一面撮起了嘴唇湊上那很髒的藍花粗磁碗喝茶。到底主人的那隻茶碗，轉到那一個客人手裏，竟也沒有人知道了。

許多客人坐在矮小的幾間茅屋裏，喝着茶總覺着有些單調無聊。主人爲要免除客人的枯坐，於是，再敬烟倒茶。他忙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自己拿了一隻灰黑的銹銅的水煙袋，坐在門口的一條破舊的板櫈上，和那些客

人說說笑笑，由水滸傳直談到封神榜，談到氣接不過來的時候，就漲紅了他青白色的臉，敲着破竹管似的大聲咳嗽，直到一口濃膩而略帶血色的痰吐到了地上，於是撲通撲通的吸着他手裏拿着的鏽舊的水烟袋。他吸了幾口，順手就授給他鄰近坐的朋友。那位客人也吸了幾口，於是又順手轉遞到別的客人手裏。這樣的慢慢的一個個的轉遞，滿屋子裏的客人一個一個的都轉遞到了；主人的肺病菌，也就廣佈到許多客人口裏去。大家都覺得主人招待客人之周到而十分快慰，但在主人的乾枯的皺紋

的笑容裏，也就表現出一種心裏感覺無上光榮的欣喜。

主人又到屋子裏去搬出了幾個碟子，放在桌子的中間。這些碟子裏，裝滿了瓜子花生酥糖糕餅之類。客人却很客氣，大家對這幾個碟子誰都望望不動手。一羣蒼蠅倒不客氣。牠們的毛腳上，帶了不少痰涕糞便以及其他種種穢物和微菌，都到這些糕餅酥糖上來攢聚着叮吃了。主人看到客人的客氣，於是他又來盡主人之道了，伸出他滿藏污垢的五個長指甲的手，在每人的前面抓了一些瓜子花生奉敬。主人在旁邊陪坐，不時用他的長指

甲掏掏耳朵，挖挖鼻子，有時再伸進衣服在自己的身上亂搔一陣。他的指甲當中，於是又添上了些鼻垢耳垢以及汗污皮屑。過了一回，他看了一羣蒼蠅在酥糖糕餅上面舔得十分有味，於是又伸出他兩隻青白的瘦手，在酥糖糕餅的碟子的空上一拍，一羣蒼蠅驚散了，幾個不幸的蒼蠅，在他兩掌中粉身碎骨，他隨手把兩手在自己的衣上一擦。這一來，在他長指甲中留着的耳垢鼻垢以及汗污皮屑，都因他這兩掌一拍的震動，紛紛掉在那些酥糖和糕餅上。他再伸手把酥糖糕餅拿給一個個的客人，

於是這些酥糖糕餅的上面，更添上了一種死蒼蠅的血肉滋味。大家並不覺得怎樣，却覺得主人的招待殷勤而吃得十分高興，有的還咂嘴咂舌的極口誇獎這些酥糖糕餅如何如何的好口味！

太陽走上了中天，已經是吃飯的時候了，擠着一雙爛皮紅眼的老張的兒子，走來收去了桌上的茶杯碟子，在靠近廁所的烏黑的廚房裏，搬出了許多的菜放在桌上，魚肉雞鴨，足足有八大碗十二碟，還有好幾盤包子，把一只烏黑而沒漆的桌子都鋪滿了。主人請客人坐下，於

是你推我讓，大家鬧了好一回，才算鴉雀無聲，必恭必敬的各人的眼睛望了桌面上的菜肴而坐定了，主人照例在每一個人的面前斟一回酒，然後請客吃菜。大家都舉起了筷子，在菜肴上輕輕的指着，異口同聲的都輕輕喊着『請』，於是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各人把各人口裏的臭口津和涎沫都摻攪菜裏湯裏，這些菜肴也就特添上了一種濃濃的混合的滋味，他們吃得很高興。有時他敬你一筷子雞，你敬他一筷子魚，各人再互換的吃着各人筷子上粘附着的涎沫。他們真吃的津津有味，有的鬍子上掛

着羹汁，有的口角邊掛着涎沫，有的鼻孔中淌下鼻涕，有的咳嗽，把口裏的涎沫飛噴在菜裏湯裏。他們有的面前堆積一堆骨頭，有的腳旁邊吐了不少殘肴。他們一面吃一面吐，幾隻老黃狗也在桌子底下把骨頭嘎扎嘎扎的嚼得十分有味。有時老黃狗和老黃狗爲着奪一根骨頭而打起來，幾乎把桌子都掀翻了。老張一面起來叱着老黃狗，一面爛皮紅眼的老張的兒子從廚房裏走出來把老黃狗打得汪汪狂叫，就好像請了一位歌者高聲獨唱爲賓客們佐酒似的。他們吃得淋漓盡致，桌子面上狼籍得不像樣子，

湯湯水水，沒有一點兒乾燥的地方。但是，他們的興致還是很高。他們不但舉杯獨飲，並且還猜拳鬧酒，什麼三拳兩勝，把桌子上兩個酒杯大家共飲。酒杯中的前人吃的殘酒未完，又斟上了後人再吃。後來蒸發出一種要令人作惡的臭氣來了，但是他們還並不覺得。他們還依舊的猜拳狂飲。他們每個人的臉上，都現出了紅光，表示出已經酒醉了，於是這桌盛宴才算散了。

他們吃好飯了，大家洗臉嗽口。洗臉的水盛在一只破舊而髒膩的洋磁臉盆中，裏面放着一條又髒又黑的舊手

巾，把一盆清潔的水都變成混濁了。說起這條舊手巾的歷史，曾經擦過有肺病的老張的臉嘴，擦過老張的身體，擦過老張兒子的爛皮紅眼，所以這條手巾上，就有種種病菌在裏面滋生繁殖。現在許多客人，都一個個毫不遲疑的放到自己的臉上來擦一下，這些病菌，也就到各個客人的身上去，開闢牠們的殖民地了！

桌子上的殘肴賸酒取去了，地上添上了瓜子殼，花生皮，烟灰，火柴棒，骨頭，痰涕……，有幾個客人吃的過于醉飽了，於是狂嘔亂吐起來，這個小小地面上，便

好像鋪上了一方綉花地氈一樣。屋外的牆角上，便是小便處，客人不能不小便，尤其是喝了許多菜酒之後，於是許多客人們有的到小便處去小便，有的就在這地氈上躡來躡去。外面一陣陣的微風吹來，在嘔吐的腥臭的小屋裏，更添上了一種說不出來的奇怪的臭味。但是，客人們和主人們似乎大家都醉了，誰的鼻子都不會覺察出來。

這樣的熱鬧了一天，時候已經不早。於是大家略坐一下，都來向主人告辭了。老張於是又和着爛眼皮的兒子

一一相送，老張的請客也就完了。

現在，再來談談這些各自回家的客人吧！

王老三是今天猜拳鬧酒最高興的人，可是他的酒實在喝得太多了！他一路走着回家，東一歪，西一偏，高一步，低一步，輕一步，重一步，身子完全失掉了自主力，一路上跌了好幾交，真不幸，最後竟跌進了小水窪。好在天氣不冷，窪中的水也不多，他雖然變成落湯雞一樣，而且還吃到了幾口髒水，但他因了這一跌，却把他的酒跌醒了大半。他從窪中爬起來，回到家裏，以後

竟生了一場大病，在牀上實實足足睡了兩個半月，性命雖然沒有犧牲，但是錢却用了不少，弄得沒有法子，還賣掉了他祖宗辛辛苦苦從血汗得來而傳給他的三畝田產。

李大的酒也喝了不少，他雖然沒有王老三那樣不幸的遭遇，但是，他回到了家裏，大發酒瘋，狂叫狂喊，在家裏大吐而特吐，不論牀上和地上，都有他的嘔吐物作為點綴，滿屋子發出一種令人嗅到了要嘔吐的臭氣。他并且還把家裏的什物器皿打破了不少，甚至把他溫和而

慈善的妻子痛打了一頓。第二天早晨，他的酒醒了，想想昨晚酒後所做的一切完全錯誤，他看了他妻子的臉上的傷痕，看了打毀在地上的許多什物器皿，他不禁心痛起來，悔恨在老張那裏不應該這樣的貪杯，然而，現在悔恨也來不及了，他只得歎了幾口氣，決心以後不再和人家鬧酒了。

我們再來談談那位客人趙矮子吧！趙矮子是不會喝酒的人，所以他一心只是吃菜。可是，他的菜吃得太多了，一肚子的油膩，回到家中好幾天肚子裏十分難過。

他的身體本來不很強健，老張的肺癆菌又在他身上竭力的生長繁殖，不到一個月，他也學着老張一樣敲着破竹管似的咳嗽了。趙矮子家裏的人，本來不知道衛生不衛生。所以趙矮子一家人大小男女老幼不久也都得到了肺病，大家都敲着破竹管似的咳着嗽，彷彿是在比賽，誰的聲音最和老張相似。後來，一家人個個都面黃飢瘦，地上吐着濃膩帶血而像爛血似的濃痰。不久趙矮子因肺病死了，但是，一家人還不知道趙矮子的肺病的來因，而且一家人還都不知道自己趕緊治好自己的肺病。以後

趙矮子一家人怎樣了？那我也不忍再提了。

徐禿子他自以爲是好清潔的人，在李家莊上坐着門館。凡是鄉人有用到文字的地方，都要來請教徐禿子的，所以鄉人都稱他爲徐先生。鄉人的皮膚，都被太陽晒成了醬油色，而我們這位徐先生，因爲終天不出門的緣故，所以手指臉皮都成青白色的。鄉人常常對自己的小孩誇贊徐禿子的白皙。徐禿子也因了鄉人對他的誇贊，所以洗手洗臉也就比了一般人特別的勤懇。今天，在老張那裏酒飯以後，老張的那塊髒手巾徐禿子就拿來

在自己的臉上手上擦了又擦，擦得比任何人要多一些時間。然而，真不幸，我們這位徐先生回家以後，就覺得眼皮和手指間有些癢癢的。他又不知道什麼衛生不衛生，什麼傳染病不傳染病，雖然覺得自己的手指和眼皮不舒服，但也不去管他。大約一個月以後，我們這位徐先生先生的青白色的臉上，便嵌上了一雙爛紅眼皮；青白色的手指上，也長滿了不少的紫黑色的斑點。他的身上呢？因為他穿着衣服，所以不能知道；但是看他時時伸手到身上去亂搔一陣，想來他的身上和手上也差不多。

吧！

還有許多的客人，我們也不必再叙了；但是，如果老張的請客是很講究衛生的，客人們也個個注意衛生，而且知道了多飲酒的害處，那末，王老三也不會醉了酒掉在泥窪中而生病，而賣掉祖宗傳給他的田產；李大也不會發酒瘋而打傷他的溫和而慈善的妻子，打掉家裏的許多什物器皿；趙矮子也不會傳染到肺病自己犧牲性命，一家人也不會都得了可怕的肺病；徐禿子的臉上可以不嵌上一雙爛皮紅眼，手上身上也不用長着許多的疥瘡了！

朋友，你知道爲什麼王老三喝醉了酒走路要跌交？李
大喝醉了酒要毆打妻子，搗毀家具？趙矮子在老張家裏
染到了肺病，徐禿子在老張家裏染到了疥瘡和爛眼又是
爲什麼呢？這些，我來略略說一個明白：原來酒裏面有
一種刺激性十分強烈的酒精，一個人喝了酒，身體中的
血液受到了刺激而加速流行，血管也就澎漲起來，所
以一個人喝了酒以後臉上要發紅。如果酒喝得過分的多
了，血液受到的刺激也特別的厲害，於是腦筋就糊裏糊
塗，舉動失掉了常態。王老三的酒喝得太多了，走路的

時候兩腳就不能隨自己的意識，所以要掉在窪中。李大也因酒喝得太多，腦筋紛亂了，所以打了妻子搗毀家具。一直到後來加速流行的血液慢慢地恢復和平常一樣了，那時腦筋才清醒，就是所謂酒醉醒了。本來酒醉是十分危險的；因為一個人血液的流行受了酒的刺激而加速，很容易像河流決堤似的漲破了血管。人的血管，在頭腦中的最細最薄，所以最容易漲破。如果在頭腦中的血管漲破了，人就死了。這在中國的大夫稱之爲『中風』，外國的大夫就叫做『腦充血』。一個人常常喝酒，即使

不中風，但是，他的心臟因受了酒精的毒而增長脂肪，於是飯量一天一天的減少，身體一天一天的衰弱瘦小，結果很容易得病。所以，喝酒是一件很不衛生的事。趙矮子的得到肺病，徐禿子的染到疥瘡和爛眼，這是和喝酒沒有什麼關係的；原來，因為老張的請客不講衛生，而老張所請之客大家又不知道衛生，把老張所吸的水烟袋拿來吸了，老張喝茶的那只茶杯倒了茶喝，那老張口中的肺癆病菌沾染在水烟袋和茶杯上的都吸入了自己的口中，於是就得到了肺病了。我們要免去這肺病的傳

染，就是人家吸的烟袋人家喝的茶杯不必問他有沒有肺癆菌，總之切勿放到自己的嘴唇上去。這是十分要緊的一件事。至於徐禿子得到了疥瘡和爛眼，爲的老張手上有疥瘡，老張的兒子是爛眼，他們一些不講衛生，那塊大家擦臉的手巾既擦了老張的身體，又擦過了老張的兒子的爛眼，當然，這手巾上就附着不少的疥瘡和爛眼的病菌了，徐禿子把這塊手巾擦了自己的嘴臉，所以也就染到了疥瘡和爛眼。總說一句：我們到公衆聚集的地方去，自己喝茶的茶杯，千萬不要和人家的弄錯；人

家吸烟的烟袋千萬不要放上自己的嘴唇；至於公衆使用的手巾，則無論如何不要拿來使用。這樣，便不會像趙矮子徐禿子樣得到傳染病了。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

初版

老張請客一冊

定價大洋二分五厘

實 用 翻 印 必 究

著 者

馬

宗

伯

校 訂 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平民文學部

陳 筑 山

瞿 菊 農

熊 佛 西

熊 子 滌

初

謝 剛 主

出 版 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臨 印 者

攝 華 印 書 局

發 行 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SKBC
MG
1246.7
356